

穆理哀原序

這部喜劇的出現，在先狼有許多人反對；但也有喜歡嘲諷的人贊成牠，很可惜的叫牠做了箇不滿足我的成功。我知道人家希望我，在這箇影響下，做一篇對著批評家答辯的序文，替我的作品奮鬥；我實在狼抱歉對着一切獻給我讚許的人們，不曾向攻擊者替他們的評判加些防障；可是我覺得我曾有一次在談話的評論裏，已經把大概的主意說過了，我不曉得還該說些什麼話。那談話的意思，記得是在我戲曲開始二三次出幕後；有一晚，在某家裏遇見一箇狼有身分的人，大家公認他有見識的，也是狼愛我的，我把牠說了，他覺得我的意思極愜他的意，不但勸我宣布，他自己也要宣布；說了這話，不上兩天，他真的把話實行了，況又說得比我自己說的還要婉轉巧妙，我倒驚詫了，不過這件事，對我不免過於利益；如果我自己再做文章，祇怕人家

~~~~~序 原 哀 理 程~~~~~

先要說我那些讚賞是我想法求乞來的了。因此我不能不加考量，想做也不敢冒昧著筆。然一般人還是每日來催迫我做，我老是不曉得怎麼做法；所以遲遲不能做的原因，就爲我所有的意思，都發揮在我的夫人學堂批評一劇裏，我決定要把牠公演，決不能再放在敍文裏。再者，就算做成，祇不過對着觀衆一部分人洩些小憤；在我的意見，要洩憤，全在我喜劇的圓滿成功，我所希望的，有一天，一切反對我的人，也和催迫我做敍的人一般的歡迎，何必在敍文上囁嚅討厭。

## 喜劇大家穆理哀小傳

穆理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 法蘭西十六世紀最著名之喜劇大詩家也。以一千六百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誕生於巴黎之聖都諾雷街上，Laine Saint Honoré，(註1)。卽日受洗禮於聖端士丹歌寺 Saint-Eustache。父若望保凱倫，爲室內裝飾商，母瑪麗葛來賽，室內裝飾商魯意葛來賽之女也。世傳裝飾藝術，至魯意兼擅舞台活動畫，屢至蒲姑匿宮(註2)。爲流行之悉達悲劇佈景(註3)。因此得盛名。氏於搖牀中，尿管裏已遺傳其愛美之性，釀成卓絕之天才。十歲時失母，其時氏父已授爲王家宮內裝飾師，命氏習其業，非所樂也。一千六百三十五年，氏已十二歲，入耶穌會克萊蒙公學，肄習頗久，旋受業於唯物派哲學大師卡森狄 Cassiodori 之門，殫精竭神於拉丁古學，學大進。二十歲，始離學校，並別去其父之商店，自號穆理愛，

移居於士利尼死街 Thorigny。遂於森江左岸內士勒濠上之梅丹希游劇場 Jeu de paume du Mélayr 內，建立伊呂士德爾劇場，此其發軔於劇界之第一步也（1643）。繼又移至森江右岸（1644），至四十五年，（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減稱四十五年後仿此）以事被囚於沙丹雷獄 Chatelet，次年脫囚離巴黎。氏於劇界雖稍稍露頭角，然逶迤俯仰，模古循俗而已，尙未能獨創新製也。至是始組織游行團，而已爲之領袖，稍稍自造詩劇矣。

此後二十年中，徧歷法境，如囊德 Nantes，黎穆歇 Limoges，吐魯斯 Toulouse（1649），拿鮑納 Narbonne（1650）諸地，莫不有其歌塵琴韻，鼓掌之聲激四境矣。五十一年，曾一至巴黎不當意，尋即往里昂，開演所著之輕狂劇 L'Étourd（1653）。五十三年，至培瑞那 Bezenas，謁見康梯王及郎格陶總督，激賞之，爲之保護。然氏之名譽日高，當地舞台，忌之亦益甚，終以不堪排擠，以五十六年去而之培西愛 Beziens，演情之憂苦 Le Dénit A

nouveaux (1656)，又至亞維維 Avignon 演格雷拿勃爾 Grenoble 及羅恩 Roen 等。直至五十八年，氏年已三十六歲矣，乃重返巴黎，法王路易十四重其名，於十月二十四日，召見於羅佛宮之卡特廳，優禮甚至，至今藝術界中，猶盛傳單洛姆所畫之穆理哀親王圖，即紀此事也。至是氏始定居巴黎，爲小蒲爾朋團之首領（註四）。初演可笑之才女 Les Precieuses Ridicules，及斯卡那雷勒，Donne Scarnelle (1660) 大受歡迎。

六十一年王命移至洛雅爾宮 Palais Royal，演卡西特那瓦爾 Don Carcie de Navars，丈夫學堂 L'ecole des maris，不快樂 Les Facheux，六十二年，演夫人學堂 L'ecole Des Femmes，爲敵黨所中傷，乃爲夫人學堂批評以自辨答 (1663)，更造假面人五折劇，頗抨擊當時教會之虛偽，於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利朗商丹節日，L'ill enchanté 在萬歲宮 Versailles 開演前三折於國王之前，王甚悅之，而母后及大僧正則大不滿，而聖巴升雷密之僧正卡

爾魯雷著書攻擊，卒受禁止公演之制裁。然表同情者，仍不絕歌演於私家之中，如尼農 Ninan，如瑪丹 Madame，如巴拉丁 Palatine 各家，皆崇拜此劇最著者也。

六十七年八月五日，更名為偽君子，L'Imposteur 出演於舞台，次日即受裁判長拉馬濃 L'Amoignon 之干涉停演，直至六十九年一月，始決定准其公演，得最大之結果；顧潮創造至今已頓挫五年矣。氏自公布夫人學堂假面人後，仇敵伺隙，同業操戈，幾有四面楚歌之概，氏終出其奮鬪之精神，又恃國王之維護，與蒲姑匿團及澤沿團 Martin's 競爭，卒成為惟一之國王團。諸團忌之刺骨，與氏團之管理人及監督人為敵，凡切末佈景，劇場應需之物，咸設法阻闖之；氏乃自為宮廷佈景之供給人，每成一劇，即臨時自作之，不待外求；著作人，演員，供給人，以一身兼三役，雖瘁楚備至，而創作益勇。其逐年出幕之新劇如下：

強逼之婚姻 Le Mariage Forcé (1664)

童若望 Don Jean

醫生之愛戀 L'Amour Médecin (1665)

厭世人 Misanthrope

不自由的醫生 Le Médecin Malgré Lui (1665)

西西里 Le Siciliens

曼利賽德 Meicerte (1667)

恩斐德利雄 Amphitryon

吝 L'Avare

喬治騰台 George Dandin (1668)

蒲沙唐克先生 M. de Pourceaugnac (1669)

豪富之情夫 Les Amants Magnifique

貴紳市民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齊舍與高耐 *Psyché avec Corneille*

稽努與呂烈 *Quinault et Lulli*

斯卡賓 *Fourberies de Scapin*

寶十卡巴伯夫人 *La Comtesse D'Escapagna*

博學女 *Les Femmes Savantes (1672)*

此皆氏八年以來，劇界之戰績，亦其生平學業最盛之時代也。

氏得意之時代，始於四十歲時，而其不幸之命運，亦於其時來襲，所謂不幸者，即娶婦一事也；初氏與女伶亞孟達佩惹有情愫，佩惹年事稚於氏二十歲，雖往還甚密，未及婚事也。佩惹父曰馬達來，利氏有高譽，欲續其女，不商於氏，而爲匿名書，揭氏與女閨事，以損其名，逼氏娶其女；氏以受逼故，雖允婚而心終快快以爲辱。路易十四知之，欲慰佩惹之憂憤，六十四

年，適氏長子初生，國王與奧倫公夫人同蒞其洗禮，躬爲洗盤之證人，一時稱爲曠典云。夫氏之爲人，固一厭世之哲學家也。然跡其生平，乃能婉變於驕王之側，爲其兒戲便佞之臣，沒世而恩不衰，何性質與行爲矛盾若是耶？殆亦以飽嘗妬嫉之苦迫，非是不足伸其志歟？氏於一千六百七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五，歿於巴黎之黎舍留街 Rue Richelieu 寓屋。其時方演其絕筆之想像之病 *Malade Imaginaire* 一劇，自扮劇中主人公，不意適成讖語也。歿後聖端斯丹歇寺之僧正，及商法龍大僧正，拒絕氏葬於聖地，乃於二十一夜，私葬於蒙德瑪脫街 Rue Montmartre 聖約瑟墓地；老拉舍士爲立小碑，以誌遺迹，時人幾無知之者。當時教會中反對之烈，可想而知，安知二百年後，巴黎黎舍留街與程理哀街之間，赫然矗立其噴泉之遺像，成藝術界之大紀念哉。氏有三子一女，皆佩惹所生，子皆早卒，留一女，亦無後。氏歿後，穆理愛團乃與蒲姑匿團澤沿團聯合，因其時路易十四，祇許巴黎有一劇團

，勢不得不合也。於是建置共同之劇場曰法蘭西喜劇場 *La Comédie-Française*，遂爲巴黎名劇場之一。雖場屋之建築，在氏死後之七年，而溯本窮源，氏實爲此劇場創業之鼻祖，至今場屋上猶大書氏之姓名，有以也。

氏者一人情風俗之大描寫家也；時人呼之爲畫家，其仇敵則評爲觀察家；意蓋謂其注重於觀察實在，而不甚措意於情節及結構；其實不盡然，氏實爲創造法國風俗喜劇之惟一人物，敢於放膽描摹當代可鄙可笑之人事者也；且一方面亦兼造性質喜劇，往往能顯發人類之情欲，其觀察力既深，而印感亦異常強猛，似已侵入悲劇境界矣；顧仍守其自然之快樂主義，及真實之描寫，不失喜劇之本分。氏之特長也。蓋氏之喜劇，固以自然爲模型，爲導師也；仇家之抨擊，皆爲無當。氏恃其天才，盡情譏諷，凡屬貴女，學生，劇員，信徒，醫生，貴族等，有違反或矯飾於自然者，無不以尖冷之筆，使之湧現於舞台之上，乃謬與惡之天秤也。至其道德觀念，完全爲天良正理

之道德，彼在此弱勢之人類中，常爲傷心之旁觀人，亦社會公平之畫師也；其寫醜惡之人羣，一如其寫美德之市民；其狀誇詐之愚人，亦各如其真；其蔑視之意，卽其善意也，質言之，乃一可怕之返光鏡也。顧當其顯示一惡結局於市民之家中，並不含有毒性，往往暗示女子教育及婚姻等實行問題，實一卓絕之社會道德也。其文詞屢爲物慮延 La Bruyère、費內龍 Fénelon 裴勒 Bayle、符阜那格 Vauvenargue 時顯雷 Schérer 諸家所攻擊，譏其不條理，不文雅，不合法，然施諸舞台，獨見其妙，蓋氏能切合所演人物之身分，活現而不呆滯，雖有時多用古語或方言，而不碍其有味有力於劇情也。

★ ★ ★ ★ ★

(註一) 距今三百年約在中國明季，其生日據其受洗禮之日爲準或在前一日十六日亦未可知。

(註二) 法國舊宮名，爲演劇團所佔，十七世紀時有蒲姑匿團，頗擅時名。

(註三) 悲劇大家高耐一所著。

(註四) 卽王家劇團。

## 節譯法賅法蘭西文學史

穆理哀爲法國第一大喜劇家，亦卽爲近代中惟一之大喜劇家；其所以能特異於衆者，以其能革新不已，一如高耐一 Cornille 之於悲劇，漸進而達於完善，愈唱愈高，超過其同時之新體。

氏初期之喜劇，悉按當代之時尚，不免模仿意大利及法國先輩，史卡龍之喜劇，卽其藍本也；如愛戀之醫生 Le Docteur Amoureux 囊中之谷奇弼，Gorgibus dans le Sac，樵夫 Le Fagotier 自由醫生，le Medecin Volant，巴蒲伊之妬 le Jalousie du Barbouille，此種滑稽脚本，作者多不全寫，往往由演員於出幕時，隨意補綴。氏之司卡賓之詐術卽囊中之谷奇弼也，自由之醫生卽樵夫也，喬治唐騰卽自由醫生也；皆不得謂爲正當之喜劇，僅取舊劇補充完成之而已。

繼乃造作詩體的關節喜劇，包含較廣，如輕率者 *l'Étourdi*，愛戀之恨 *Dépit Amoureux*，想像之高車 *Le Cocu Imaginaire*（高車，譯音，謂有不貞婦之丈夫），丈夫學堂 *l'Ecole Des Maris* 等，是類作品，雖流動而饒興趣，明暢而引人入勝，已非法國先輩所能跋及，然在氏作品中，尚屬膚淺者也。

氏既不滿足於關節喜劇，以爲皆由作者過量張大其詞引人發笑，與扮鬼臉，作戲畫相似，其笑非附著於情節之本體，不足言真喜劇也；乃鉤取一時代之癖習，及流行可笑之事，組織風俗喜劇。此種喜劇，本不自氏始，高耐一，勞德羅 *Rotrou*，薛拉諾 *Cyrano*，已試爲之，但不如穆氏推擴之廣，而又能予人以現實之印感，使兩世紀後視之，猶覺其宛肖；蓋穆氏能深察一時癖習之精髓，一經攝取，永不消滅，時代遷流僅可變易其形式而精神則永不變也。關於此類作品如可笑之才女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不快意 *Fa-*

Cheux，又夫人學堂 L' Ecole Des Femmes 及童若望 Don Juan 之一部分，描寫宮廷及城市之風俗，而夫人學堂尤爲有名；因此遂爲珍奇派 Précieux 及偽道德家所攻擊，步愛維 Boileau 竭力保護之。

穆氏既爲風俗喜劇後，乃更進一步而造性質喜劇。所謂性質喜劇者，原非離風俗喜劇而獨立，換言之，即兼有二者之長，而成完善之體裁也。氏於此種作品，必先安置一特殊性質之人物爲主體，使提起觀衆之注意，而又必於此人物之周圍，羅列一家族或一社會或一人羣，使表現風俗之背景及一時代癖習之影響。依此法而組織者如厭世人 Le Misanthrope，假面人 Le Tartufe，慳吝人 L' Avare，博學女 Les Femmes Savantes 皆是。凡此類戲劇，皆融合風俗性質兩種喜劇爲一；其表現性質處，由於劇中主要人物，如亞塞士德之於厭世人，哈爾巴公之於慳吝人，丹的蒺之於假面人，斐拉孟德之於博學女；其表現風俗處，則由於劇中人之環境，如賽麗孟寡婦之客廳（厭

世人劇中之女角），哈爾巴公及伍爾公（假面人劇中被擾亂之家主），葛利薩爾（博學女劇中人物）之各家族，使劇中人物與環境互為表裏，成得未曾有之豐富，不僅表情正確，事節特別而已也。

凡此即穆氏天才之特徵，穆氏天才之特徵，不特為戲劇之天才，且為偉大的觀察家，亦即為人類所公認之善巧的道德家。此數端，往往各自分立，氏獨能融化而一之。故其劇中所寫人物之性質，無論一言一動，表現於舞台上者，前後一致，決不突然變易，亦決不同於萬歲宮應制劇中所扮演 *Impromptu Versailles*，作職業的戲劇家，及無觀察的導演家不自然的刻畫性質。惟有時時張其如炬之目，絞其如絲之腦，攫取現實之精華，顯發於劇場之視綫。

穆氏之作品，其活潑出於天賦，動人之處全在興味濃厚，於非常緊湊之中，恆顯示其惟一之明麗，生動而柔和，為最適宜於戲劇之筆法，實一超絕

的戲劇作家也。在其詩體的喜劇內，有時或過聘雄辯，然正確自然是其本質，雖至今日二世紀有半以後，人猶言穆氏之文章，讀之不管晤談一室，絕不著一毫「死語」也。

此非穆氏天資有特別過人之處，但宅心公正加以高尚之理解，得盡其喜劇詩人之本分耳。反對穆氏者，或作苛刻之非難，未必盡當於理。要知穆氏所攻擊者，除一二真惡德，如偽善及放蕩，亦曾以尖酸之筆描寫外，其餘大抵譏癡習者多於惡德，寫可笑者甚於邪曲；以喜劇之目的在乎招笑，所以專取人類性質中可笑之處，盡力表現之。惡德非可笑之事也，不能招笑，且感受恐怖，并不能令人愉快；然則惡德者，乃諷詩，誓言，訴狀之材料，非喜劇所應取也。使喜劇而攻擊惡德，是自變其性質，而攙入諷詩之境界矣。

穆氏之假面人適犯此病，童若望亦所不免，此所以來非難之聲也。然穆氏終能認明藝術之需要與自然之界限，以大體而論，違反此旨者並不多見也。